

## 保全

阿德和房東約在那棟舊式大廈的門口見面。

他為自己即將入住這樣粗陋的居所而感到慘然。十多層的大樓，牆面明顯可見鳥屎或汗黃的鏽痕。即使站在門口，都能聞到裡頭隱隱傳來一股腥臊氣味，像是油汙混著垃圾的酸酵味。

他們通過一條曲折廊道走向電梯，沿途的牆面滿佈壁癌，上頭貼著水電傳單或用途不明的紅紙。到四樓後，房東幫阿德打開那扇鏽紅鐵門，迎面是一條木板隔出的窄仄走廊，牆邊堆放房客的鞋架、書櫃，即使一人要通過都稍嫌擁擠。原本的飯廳與客廳硬是被分成兩間雅房，加上兩間臥室等於有四間房間。除了阿德要看的那間臥室，其餘三間都是租給大學生。

「這邊請、這邊請。」房東帶阿德走入他的房間。相比於屋外的盛夏，房內出乎意料地清涼。阿德想，幸好通風不錯。

三坪的房間只有衣櫃、桌椅和床。阿德檢查家具的狀況，但東西太少很快便無事可做。後來房東帶他參觀廚房和浴室，未開燈的屋內陰影層疊，阿德覺得像是在皺褶裡行走。他留意到其他房間的門縫，全是一道道的漆黑。

房東說，一個月租金只收五千且含水電，阿德表示晚點再答覆，但他其實早已決定租賃，畢竟離保全駐點近又便宜的租屋只有這裡了。

他們離開時，阿德感覺隔間的木板都變得比進門時高大，從上方俯視著他。他們坐電梯回一樓，空氣再度轉為悶熱，阿德忍不住擦了額頭的汗。

急促的指節敲擊玻璃，陣陣聲響驚醒阿德。

他猛抬頭，看見陳主任被擋在電動門外，心裡一陣驚嚇。他胡亂抓起桌上的遙控器，按下那枚碗豆大小的開門鈕。馬達嗡嗡轉動。陳主任不等電動門完全開啟便側身鑽了進來，在小跑步經過櫃檯時皮笑肉不笑地側瞥阿德一眼。

「主任早！」阿德補償性地示好，但心裡嘀咕不妙。

等陳主任的皮鞋聲漸漸遠去之後，阿德才讓挺直的腰桿軟下，靠在膠皮辦公椅上，腦中一片空茫。他從長褲口袋裡掏出手機，顯示是早上八點半。

一陣缺乏睡眠的噁心感從喉嚨裡竄出，他感到舌頭後方變得乾澀且灼熱。「還有一個半小時。」他心想。但整個大夜班就是這時最難熬，一連執勤十二個小時半的疲勞彷彿都累積至此一併爆發。

為避免再度睡著，他從桌上文件夾抽出工作日誌，放在櫃檯上站著書寫。提筆前，他先看了看電動門，確保沒有人要進門。

他回想昨夜的歷程。一如往常，八點上班後漫漫長夜須巡邏四次，從三十層玻璃帷幕辦公大樓的底部往上，大部分的樓層皆已無人，通常剩幾間金融公司和會計事務所仍舊通明。其餘時間他必須坐在櫃檯，就職前他原本期待可以打混，但公司告知每個月月底會抽查監視器內容，如果發現他睡著就必須懲處。

他在日誌上一連書寫十數行「幾點幾分 某某打卡點一切正常」。他出神地想，

自己在夜間拿著手電筒巡邏，像是影印機的掃描白光來回刷過，卻印出一張又一張的廢紙。

但這時，又是一陣指節敲擊玻璃的聲音。

阿德抬頭，是陳主任，他拿著車鑰匙，看起來是想回車上拿東西。阿德心急要按開門鈕，反而讓遙控器脫手摔落桌面，陳主任或許是看他模樣滑稽，走出門時輕笑一下。

陳主任其實不是阿德的上司。他是八樓一間外商公司的主管。阿德想起剛就職時，尚不習慣夜間保全的作息，比現在更容易瞌睡。有一次陳主任下班時發現他睡著，直接拿起櫃檯上的文件夾重重拍在他肩上，戲謔地說：「奧少年喔。」阿德心裡當然一陣羞慚，訥訥地陪笑道歉。他原本以為這沒什麼，但兩天後，公司通知他被駐點單位投訴，當月薪資要扣五百元。

有時候，阿德會想，每個保全心中或許都有一個鐘面。

儘管保全的每日行程都像是前一日的複製貼上，但從某些角度而言，他們其實是對時間十分敏感的一群人。

比如阿德，每日工時 14 小時，一個月只休 4 天，如果他沒辦法精算節省下班時間、保留寶貴的睡眠，身體其實是承受不住的。

即使他像是某種控制狂，時時盤算自己搭捷運的時間、走到便當店的距離、洗澡時抹肥皂的速度……每天十小時的下班時間在掐頭去尾後，最多大概也只剩六小時可睡。

當然，這只是無有休閒、無有雜事的最佳情況。

剛就職時，保全公司要求新人自行到醫院體檢，但阿德住處附近並無醫院，索性一再拖延，直到保全組長進祥哥忍不住訓斥：「年紀輕輕要積極一點！」隔天阿德下班後，光是抵達那間聯合醫院就花費近一小時。後來他又拿著體檢單在充滿藥水味的診間穿梭，等到檢驗結束已經過了兩個多小時，回家後只剩不到四小時可睡。

他心想：「好疲倦啊。」

又或者，即使阿德精心調控自己的時間，仍可能被鄰居打擾。另一間臥房的學生下午似乎很少上課，時常在阿德洗完澡躺下時返家。起先阿德會聽見鏽紅大門開啟的摩擦聲響，接著是隔壁房門轟然甩上，幾分鐘後，他會再聽到線上遊戲裡各式閃光爆破的音效，以及那學生伴隨勝負的叫罵。阿德試著和房東反應但當然沒有效果，後來他聽見大門開啟心裡都一陣哀嘆，期望自己儘快入睡，多掙得一分一秒的睡眠。

總之，阿德心中常駐一個時鐘滴答響，計算自己還剩多少時間休息、還有多久要趕去上班。日復一日，他感覺自己像被鑲嵌進一整套精密運行的齒輪組，必須將日子剪裁成符合齒輪的形狀，否則會被活生生輾壓過去。

阿德起先覺得尚能鑲嵌進這套體系，直到他開始聽見那聲音。

阿德第一次聽見那聲音，是上班的第五個月左右。那天他回到家，滿是紅鏽的門軸如往常發出嘎嘎搔刮聲，在無人的屋內回盪，給人一種將小石子投入井中聽音辨測深度的錯覺。穿過走廊時，他的側肩背包沿途磨過隔間的木板，拉鍊嘩嘩作響，但他知道那些學生都不在屋內，心裡便不在乎。

他洗澡後未更衣就躺上床，感覺彈簧床的紋理貼著背肌，一整天的疲勞從肌肉深處隱隱傳來，說不出的酸麻。他試著調勻呼吸，讓睡意開始在腦中蔓延。

但就在此時，他聽見悶悶的、金屬摩擦的聲響。

他以為是隔壁同學返打開大門，便用棉被罩住耳朵。

但那個聲音一直持續著。

阿德遂坐起身，發覺摩擦聲更大了些。他心想，住戶不可能開門開那麼久，而且沒有聽見踏入屋內的腳步聲。

為避免拖鞋發出聲音，阿德打著赤腳走到房門旁，他用一種動作像是被高速攝影的龐大幀數所分解的緩慢速度，輕輕地，將耳朵貼在木門上。此時又傳來一陣金屬碰撞聲。他確定那是大門門軸的聲音。

他不敢出去。

他轉過身，從書桌抽屜拾起一把剪刀，以配戴指虎的方式緊握手中，同時繼續聆聽屋外的動靜。

那個聲音似乎停了。阿德清楚感覺自己心臟的劇烈跳動，以及汗水從後頸流至背脊的搔癢感。外頭一片死寂。他心想，如果遭小偷至少能聽見對方開抽屜或闖進房間的聲音。他又聽了一、兩分鐘，依舊什麼動靜也沒有，於是他深深吐出一口氣，暗笑自己神經質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急促的敲擊聲從窗簾後傳來。

是窗戶，阿德心想，他要從窗戶闖進來了！

窗玻璃格格作響，像是有人用指節反覆敲擊。阿德體內傳來一陣冷顫，但或許是因為已無退路，他反而直接走到窗邊，先側頭企圖觀察窗簾另一邊的人影，但什麼也看不見。於是他心一橫，右手緊握剪刀，左手忽地掀開窗簾——

窗外一個人也沒有。

一朵羊似的白雲在藍天飄過。陽光微微照進房內，在阿德的臉上映出一小片金黃。

這時，阿德才想到，這裡是四樓，不可能有人站在窗外的。

也就是從那時起，阿德常在入睡前提前聽見門軸聲與玻璃敲擊聲。

但他一回神，房間總是深海般寧靜，他心裡明白事情不對勁，也因而失眠連連。

由於缺乏休息，他常覺得自己體內像是短路火花滋滋爆閃，時常有種灼熱的不適感。他望向鏡中的自己，除了黑眼圈加深，臉部也變得黯沉，像是植物枯萎的色澤。

某日，阿德下班在路邊攤吃了一碗大腸麵線，回到家便抱著馬桶吐出一團斑斕腐糜。他只好打手機給進祥哥，要他趕緊找蕭志仁代晚上的班。

其實阿德和蕭志仁並不熟稔。蕭志仁年約五十歲，每次日班交接總會詢問：「你吃過早餐了嗎？還沒有？噢，我上班會經過早餐店，下次要不要幫你買？……」起先阿德覺得他古怪而屢屢婉拒，但後來擔心這樣顯得冷漠，便開始請蕭志仁幫忙買早餐。阿德原本心想，或許蕭志仁只是過度積極的人，直到有一天他在逛超商時發現，蕭志仁總是購買優惠品項，然後向他收取原價，賺那五元、十元的差價……

從此阿德想到蕭志仁只能苦笑，中年人了還貪圖這一點小錢。但阿德嘔吐那天真的忍受不住，只好致電進祥哥轉請蕭志仁代班。原本他擔心對方會拒絕，但進祥哥十分鐘後就打電話進來：「他同意了。你好好休息，做這一行身體要緊。」

他們一週的班表是這樣的：進祥哥負責週一到週六的日班，阿德負責週五到下週三的夜晚，蕭志仁則值勤剩下一次的日班、夜班。所以阿德和蕭志仁一週只會見兩次面，等到下次要和蕭志仁換班的那天，阿德的病已經好了。

那天晚上八點，阿德準時打卡，換上深藍色制服。蕭志仁沒有像往常立即走人，反倒繼續坐在滾輪式辦公椅上，雙腳輕輕地蹬一下，讓椅子靠近阿德。

他說：「好久不見耶，你有好一點了嗎？沒事了？那真的是太好了。那天我聽到你生病覺得很驚訝，趕快從家裡出發，還好有準時到這邊，沒有拖延到進祥哥下班的時間。」

阿德因失眠而感到暈眩，心中抱怨蕭志仁今天怎麼這麼囉嗦。但蕭志仁繼續用鴨子似的語氣說：「我那天趕過來真的滿急的，本來晚上要跟朋友出去也推辭掉，很怕來不及。所以想跟你收個 600 元，當作幫忙代班的費用。」

阿德非常驚訝：「什麼費用？你幫忙代班，那天的工資不就是公司給你？」

「當然當然，公司有給我錢，可是那是平常的工資，我這樣突然過來，還是需要一點代班費嘛。」蕭志仁露出微笑。

「沒辦法，我沒辦法給你錢。我那天都已經沒有工資了！」

但蕭志仁似乎打定心意耍賴，繼續坐在辦公椅上夾纏不休。阿德必須待在櫃檯，無法擺脫他，又不好意思直接翻臉開罵，也怕倘若起衝突會被陳主任之類的好事者檢舉，就這樣動彈不得。

後來他沒有辦法，刻意板著臉說：「打給進祥哥啦，看他要怎麼處理。」

進祥哥一聽到蕭志仁要收錢，似乎也頗震驚：「什麼代班費？來來來，你電話拿給他，我幫你跟他處理。」

阿德站在一旁用手指揉著眉心，心想進祥哥總治得了你。他聽著蕭志仁講電話：「進祥哥晚安，因為噢，我臨時幫忙，所以才想跟他收一點點錢……好的好的，不然就這樣，我可以接受……我再拿給他聽，拜拜。」

阿德一接過電話，進祥哥劈頭就說：「我幫你談好了，你給蕭志仁 300 塊，大家各退一步。不要再鬧了。」

那些門軸聲與玻璃敲擊聲照常和阿德半夢半醒之際響起。

阿德已到龍山寺求得一張平安符，貼在床頭鎮煞。不曉得是不是房間裡陰，他覺得近來運氣特別糟，除了被強索代班費，租屋處的物件也常遭竊。

他上週買了一盒奶凍捲放冰箱，只吃了一塊，隔天取出時察覺重量不對，打開只剩蛋糕碎屑。又或是他前天在陽台收取衣物時，發現缺少一件自己極喜愛的黑色龍紋印花鬼洗 T 恤，那一件可是要上千元。當然這些事情最後不了了之。他也只能到超商用影印機輸出 A4 布告，貼在大門上要鄰居自重。

這些細碎的惡意與詭異聲響，讓阿德覺得自己氣色日漸萎靡。他開始想，這裡或許不適宜久居。

一日傍晚六點半，原本他已準備出門上班，卻發現自己的皮夾不見了。

他記得回家時皮夾還在身上，因為開門前鑰匙在口袋裡被皮夾卡住，拉扯一陣才拿出來。

他先環顧房內，木桌上除了一個寶特瓶什麼也沒有，他掀起棉被，再翻看塑膠椅推疊的衣物底下，但皮夾都不在那裡。後來他重複自己進門時的流程，從客廳、浴室走到房間仍舊一無所獲。他懷疑是否被鄰居偷偷撿走，但各戶門縫底下都是一道黑線，今天似乎只有自己在家。

由於上班快要遲到，他決定暫時作罷。

他遂打開衣櫃，取出那間深藍色保全制服，一手掀開掛在椅背的側背包，一手將制服戳擠進背包夾層裡。接著他欲將寶特瓶塞入背包的網袋，當他朝桌上攫取時，卻發現瓶子旁邊還有一個深色物事。

那是他的皮夾，完好擺在木桌中央。

但他確定剛剛那裡沒有東西。

一開始，他確也想過要逃離那間租屋。

他混入那些上萬人的大學臉書社團，在裡頭挑揀著不時出現的租屋資訊。即使是不到五坪的套房，租金往往也要 8000 元上下。如果是合租式的公寓徵求室友，通常價錢會低些，但學生們自然不可能接納他這樣來路不明的社會人士。有幾次他找到同樣是 5000 元左右的雅房，但房東一得知他是社會人士都紛紛拒絕，表示只租給學生。

他曾找到一間在大橋頭的雅房，離捷運站近，且租金只要 5500 元。但現場看屋的前幾天，房東突然打電話給阿德，對方同樣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：「陳先生，抱歉無法租給你，我自己要被趕走了。」原來他只算是二房東，把姑姑暫借給他的房子出租，現在姑姑臨時返台，他被要求即刻搬離那裡。

後來他還找到一間南機場的雅房，四坪，4500 元含水電。他原本打算要租的，但看屋前附近恰好發生火警，嚇得兩百多名住戶半夜逃生。再加上他到現場後，看見那些紅磚水泥公寓像是鱗片般濃密，漆皮電纜在頭頂纏繞，通道上堆滿摩托車、木棧板等各式雜物。

他心想：「媽的，鬧鬼總比被燒死在這裡好。」

於是他又回到那間租屋。

不過阿德的身體確實變差了。儘管那些門軸聲、玻璃敲擊聲近來較少出現，但光是獨自待在屋內就令他驚懼。他覺得這間充滿隔間的房屋變得愈發曲折，有時走過那條窄仄通道，總有一種身子擠過嶙峋岩壁、步入洞穴深處的錯覺。那種白天未開燈時的晦暗光度，一扇又一扇無人的緊閉房門，門縫裡的黑暗像是要汨汨流出……他覺得腦中有種焦躁熱度，分不清究竟是身體不適還是壓力過大的錯覺。

那天他覺得頭腦特別熱，晚上只在巷口外帶一小碗魷魚羹，臨走時差點忘記找零。在捷運上，由於沒有座位，他只能強忍不適將身體倚靠在金屬扶桿上。在步行至辦公大樓時，他覺得腦中只剩一片嗡嗡鳴響。才剛抵達櫃檯，他就昏厥倒落地面。

他最後記得的是，一陣電視雜訊似的黑白光影交錯，以及進祥哥高聲叫喊他的聲音。

那天救護車直接開到大廳門口，樓上好多加班的職員跑下來看，成為他們辦公室人生的一點點風波。

等到阿德醒來已是午夜十一點，他發覺自己躺在病床上，全身都籠罩在一種疼痛感中。醫生到來後，說他得了流感，必須住院幾天。他看見側背包被放在床頭矮桌上，於是挪動身體企圖翻找出手機，但這輕微動作都令他的背後肌肉痠痛不已。

手機顯示一排紅字，全是來自進祥哥的未接來電。

他回撥過去，由於體力不足，只簡單說明病情。進祥哥說：「平安就好，工作的事你不用擔心，我找蕭志仁幫你代班了。」阿德心想大概又要付一筆代班費，但還是向進祥哥道謝。

隔天晚上八點半，換成蕭志仁打電話過來。阿德本來以為他要談代班費的事情，但他只問：「你有沒有好一點啊？沒有大礙？那真的是太好了哈哈，這樣大概需要休養幾天呢？」阿德覺得疲憊，只訕訕地說流感會傳染、要等醫生許可才能出院，也就掛電話了。

但再隔天的晚上八點半，蕭志仁又打電話來：「你有沒有好一點啊？比較好了？哈哈那我就放心了，這樣大概還需要休養幾天呢？哈哈。」

阿德心想，你的笑聲真是難聽，同樣敷衍幾句便掛斷電話。他知道蕭志仁大概是擔心須代班多日，才不斷假意關心。儘管阿德住院期間沒有薪水，他仍覺得讓蕭志仁辛苦幾天也不錯，有種復仇的快感。

但這次病情比阿德想像中嚴重，到第七天醫生仍不允許出院。

從第五天起，蕭志仁改成每天中午、晚上兩通電話，內容全部一樣：「你好一點了嗎？快康復了？哈哈太好了，那你什麼時候要回來上班哈哈？」

阿德感覺蕭志仁的假笑裡也帶有疲憊的沙啞，心中一陣無奈。那天阿德掛斷

蕭志仁的電話後，隨即撥給進祥哥。

「我比較好了，明天我開始上班吧。」

但進祥哥反倒罵他：「開什麼玩笑，流感會傳染噯！你傳染給我們怎麼辦？」

阿德無語，諾諾掛掉電話。

但他還是在第九天提前離院，回復正常上班。

阿德腦中彷彿有大火燃燒。他上班打瞌睡的時間少了，卻反倒時常陷入一種極度疲倦卻又無法入眠的狀態。他不時須用拇指和食指揉捏著前額，試圖緩解那種燒炙的疼痛感。

他上廁所時望向鏡子，面容枯槁得像鬼。進祥哥也注意到他近來氣色極差，建議他回家後先泡澡，放鬆身體比較容易入睡。他試做幾天，覺得稍微回升一點體力。

由於泡澡耗費時間，他到家後總是背包一放便直奔浴室，擔心耽擱到睡眠。若是其他住戶都不在家，他會一邊放著洗澡水一邊唱歌。

有一天，他照樣唱著歌，只用毛巾包圍下身便渾身熱氣地走出浴室。但當他打開浴室門時，背後的日光燈照在走廊的白色地磚上，因此他看見一排濕氣腳印，從浴室延伸至另一間臥室。他的臉瞬間漲紅。想到自己剛剛急著洗澡，沒有留意屋內是否還有人。腳印的水痕還算清楚，搞不好對方前腳離開浴室阿德後腳就到家了。

他趕緊回到房裡穿好衣衫，心想剛剛唱歌，對方大概都聽見了。

他的臉紅紅的。他到走廊上，尷尬地向那間臥室裡說：「同學，抱歉啊，我不知道你剛剛在家，可能吵到你了。」

對方沒說什麼，阿德只聽見一陣笑聲從裡面傳來。

「還好你剛剛沒出來，我走出浴室的時候沒穿衣服咧。」他想開個玩笑化解尷尬，但對方依舊沒回話，只是繼續笑著。儘管隔著門板，那笑聲聽起來仍十分尖銳，而且持續數秒不停，像是用力將氣擠出胸腔的聲音。

他覺得不太對勁，定睛一看，發現門縫下方是一道漆黑，裡頭沒有開燈。他又看了對方擺在地上的小鞋櫃，室內拖鞋仍在架上、運動鞋不見蹤影，也就是說，住戶根本還沒回家。此時笑聲更大聲了，像是房中人趴在門上對著他笑。

阿德低下頭，不再說話，僵硬地挪動步伐。明明離臥室只有三步的距離，他卻感覺走了一個小時。

房內的笑聲此時聽起來已接近尖叫。房中人像是隨時將打開木門朝他奔來。

他進入自己的臥室，掩上門，按下鎖鈕。

那笑聲聽來卻愈發接近。

彷彿對方佇立在他的門前。

恐懼所引起的麻痺感讓阿德痴呆站立房間中央，他瞪視房間門把，自己的臉反映在上頭，幾乎和金屬表面一樣蒼白。在門外，有股力量硬是轉動上鎖的球狀

握把，鎖座因此劇烈震動，球面上阿德的倒影也隨之顫抖不已。「它要硬闖」，阿德突然有種感覺，「擋不住了。」

果然，阿德聽見某種斷裂的聲音，鎖座頓時鬆脫，露出和木門的接縫。

他看見門朝內被微微推開。

停格一秒。

木門猛然向內側彈開而金屬把手撞擊在白漆牆面，門外爆出一陣尖銳叫聲使他的耳膜一陣劇痛，他下意識用右手擋在面前但眼角仍從指間縫隙看見一瘦長身影：對方的臉孔像是火災後房屋那樣的暗褐色澤。阿德不敢抬頭直視，奮力撞向對方，它的右臂橫掃過來但阿德彎身躲過並從它胳膊下方逃出，朝大門奔竄。

他幾乎是從樓梯逐層跳躍而下，落地時膝蓋一陣疼痛但仍順利跑至屋外。時值正午，強烈陽光煞地抹去眼前所有色彩，街景籠罩在一片熾白色中，他想趕緊向路人求助。

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。

他聽見剛剛的尖銳叫聲從背後的樓梯間傳出，只好穿著室內拖鞋繼續往前跑。他衝出小巷，來到住商大樓林立的馬路上，但那像是戰爭疏散後的景色，那些玻璃帷幕大廈、鋼骨式混擬土建築、仿西洋古典式銀行，全部大門緊閉看不見裡頭，而門外同樣毫無人跡。

「幹，怎麼可能？」阿德大罵，但他害怕被追上只好繼續奔逃，肺部因劇烈喘氣而作痛。

像是一場馬拉松那麼久，他竟跑到公司附近。

他望向熟悉的自動門，進祥哥背對著他站在櫃檯旁。他不顧玻璃可能碎裂，用右掌猛烈拍擊，不等門完全開啟便衝進去。

「出大事了！」他對進祥哥叫喊。對方仍背對著他。

「出大事了……」

阿德卻無法將話說完。因為他看見進祥哥突然劇烈搖晃頭部，遂得以窺見進祥哥的側臉，那像是火燒過的木材，一種無水分的焦枯色澤。

同時右前方的走廊傳出尖銳叫聲，陳主任與應該不在公司的蕭志仁，他們顫抖著身體走出來，一樣是外皮呈深咖啡色，後面跟著一長串相同外貌、阿德記得或不記得的大樓職員們。他們蟻群似地湧向阿德，他在驚慌中向前揮拳，打在蕭志仁臉上，他的頭部受到衝擊向右撇開，但雙手仍試圖向前攫取阿德。阿德側跳閃躲，卻恰好被旁邊的陳主任抓住右邊胳膊，被他碰觸的地方隨即感染似地變成一塊土褐色。

阿德無法掙脫陳主任，那群人團團堆疊起來壓住阿德，在被淹沒之前，他心裡突然浮起一個畫面：彷彿是空照圖視角，他和那些人變得極細小，而這棟三十層玻璃帷幕大樓聳入雲端，像是他租屋的大廈，也像是紙鎮將他們壓在底部。「我已經逃出那間租屋，」阿德心想：「但我終究沒逃出來……」